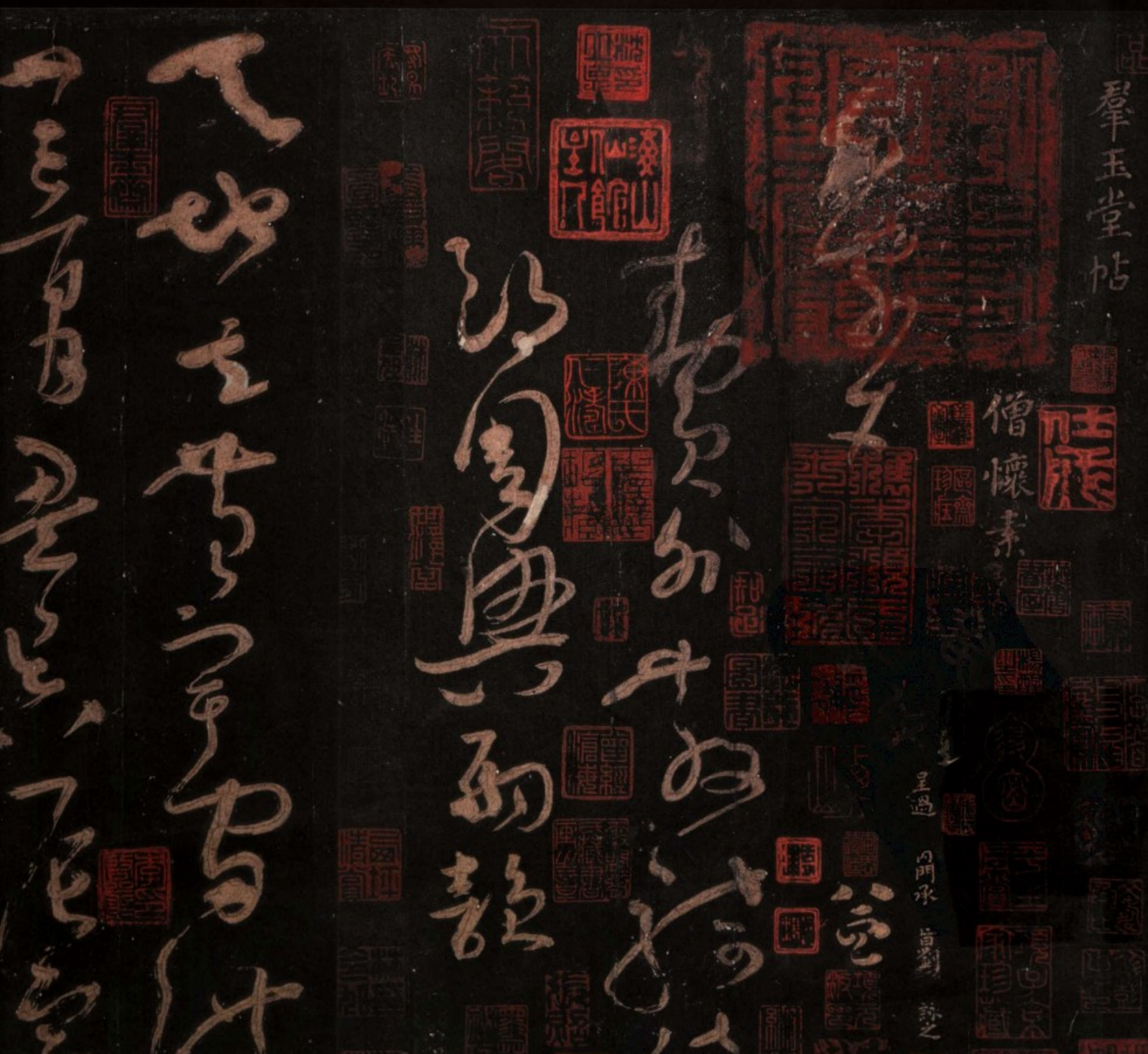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宋 群玉堂帖

宋 鬱孤臺法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7

宋 群玉堂帖
宋 鬱孤臺法帖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法帖全集·宋群玉堂帖、宋鬱孤臺法帖·第七冊
啓功 王靖憲 主編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94-1157-0

I·中...

II·①啓...②王...

III·漢字—法帖—中國—宋代

IV·J2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1)第030373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第七冊

宋群玉堂帖 宋鬱孤臺法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

責任編輯 余 瀾

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75號

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

<http://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張 30.5印張

書 號 ISBN 7-5394-1157-0/J·1048

國內版定價 (全套)陸仟捌佰圓 (本冊)伍佰壹拾圓

版權所有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啓功(中央文史館館長)

副主編

王靖憲(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

編委

馮芳華(湖北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

余瀾(常務)(湖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 編審)

顧問

楊新(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

汪慶正(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凡例

- 一 《中國法帖全集》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略有調整。
-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翻刻本具有價值者，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偽刻本概不收入。
-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其源流難於確定者，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
- 四 每冊包括：總目、子目、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
-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子目索引、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叙錄等資料。
- 六 本冊為存世宋刻宋拓《群玉堂帖》、《鬱孤臺帖》的原刻本。

記宋《群玉堂帖》

王靖憲

《群玉堂帖》是南宋一部著名叢帖，它不僅選擇精嚴，且以墨迹上石，其摹勒、鐫刻都極為精工，因此為後世所重視。可惜此帖自明清以來，已無一部完整的拓本流傳，明董其昌嘆息說：『《群玉堂帖》世所罕見，至有對面不識者。為了解這部叢帖的概貌，現根據歷代記載、存世殘帖以及叢帖中的殘刻摹本，作一些勾稽，以見此帖之大略。』

一

《群玉堂帖》原名《閱古堂帖》，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說：『韓郡王侂冑刻《群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迹，多所未見者，後亦多本朝人書，韓敗後入祕書省。』宋曾宏父《石刻鋪叙》說：『《群玉堂帖》十卷，本平章韓侂冑自鑄其家藏墨迹《閱古堂帖》是也。……開禧末韓以罪死籍，嘉定改元被旨擬入祕省，乃易今名。』可知《群玉堂帖》原為《閱古堂帖》，是南宋時權臣韓侂冑根據他家藏的墨迹選刻而成。

韓侂冑（一一五一—一二〇七年）字節夫，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魏忠獻王韓琦曾孫。《宋史》卷四百七十四有傳。寧宗即位，以外戚執政，專權十四年，封平原郡王，官至平章軍國事。《宋史》說：『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他立偽學之名，排斥異己，史稱慶元黨禁。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年）發動北伐，兵敗求和，次年因金人欲罪首謀，用史彌遠議，殺韓侂冑。韓因抗金被害後，長期受到攻訐，元代初年修《宋史》，列入《奸臣傳》。近代史家對韓伐金被殺，及入《奸臣傳》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這是一大冤案。對韓侂冑的評價，非本文的範圍，這裏主要是

談韓侂冑的《閱古堂帖》。

韓侂冑雖居高位，卻精通藝事，這對他選刻精善的《閱古堂帖》有一定的幫助。畫史說他善畫，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說：「韓侂冑，嘉泰間為平章太師，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太師竹』」。卷軸上用「安陽開國」印記。韓侂冑喜好藝術，善繪畫，依仗他的權勢廣泛收集歷代名家墨迹，史稱韓當權時，群小趨向奉迎，奉獻所好，同時加上他家數世相傳，累代珍藏，其藏品自然豐富，所以選刻《閱古堂帖》時，有雄厚的基礎，能以家藏名品入石。在鑒別上又有他的門客向若水為之協助。元陸友《研北雜志》說：「閱古堂圖書皆向若水鑒定。」向若水是當時著名鑒賞家。元袁桷說：「向冰文簡公叔堅裔孫，當侂冑聚閱古圖書，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處，惟雲溪向氏、梁溪尤延之、諸暨王順伯三人。」《閱古堂》本是韓侂冑祖先的堂名，他在臨安時乃沿用此堂名。清沈嘉祿等著的《南宋雜事詩注》說：「韓魏公閱古堂在定州，侂冑建於臨安者，乃祖名也。南園有亭曰晚節香，植菊數百種，亦取其祖詩意。」韓侂冑選刻他所藏墨迹為帖，就以「閱古堂」為名。所記載《閱古堂帖》中的帖都是向若水所鑒選和摹勒的。向若水不僅是一位鑒賞家，也是一位書法家，這從袁桷的記載中可以知道，因此《閱古堂帖》選擇之精於此可知。

《閱古堂帖》刻於什麼時候，帖中無文字題記，據資料推測約刻於南宋開禧前。南宋許開刻《二王帖》，其卷中王右軍《快雪帖》據附注係選自《閱古堂帖》，《二王帖》後有丙寅歲元夕假守許開的題記，丙寅為開禧二年，選帖或在此年前，因此《閱古堂帖》很有可能刻於嘉泰末、開禧前，其時正是韓侂冑炙手可熱的時候。

《閱古堂帖》為什麼改為《群玉堂帖》，程文榮《南邨帖考》據宋《中興館閣續錄》、《讀書附志》、《石刻鋪敘》等資料說：開禧末韓以罪死籍，嘉定元年（一二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閱古堂帖》被旨入祕書省。三年（一二二〇年）以著作東廊屋三間為庫，置架設之，榜曰「群玉堂石刻」，著作佐郎傅行簡書。可知《閱古堂帖》是在開禧三年，韓侂冑被殺的第二年抄家沒收入祕書省的。嘉定三年在著作東廊開闢「群玉堂」置存《閱古堂帖》的刻版，也就在這時將刻版上的「閱古堂帖」四字鏤去，改刻「群玉堂帖」。

《閱古堂帖》為什麼沒有因韓侂胄的罪行被銷毀，反而保存下來放置祕書省？據清姜宸英在《跋群玉堂帖》中說：「以首卷皆南渡後帝后書，故得存耳。」這一推測是合理的，正因為這一原因，《閱古堂帖》改名《群玉堂帖》被保存下來。

《閱古堂帖》和《群玉堂帖》相比較，兩者從內容上並沒有什麼差別，只不過將帖名改了。《閱古堂帖》已無原刻原拓本流傳，但從現存《群玉堂帖》觀察，遺留一些改刻的痕迹。現存《群玉堂帖》的標題為「群玉堂帖卷第幾」，細看「群玉堂帖」四字和「卷第幾」三字筆勢不一致，由此可知「群玉堂帖」是在原石上鏟去「閱古堂帖」四字重刻的。現存《群玉堂帖》帖尾未有任何題記，但原石《閱古堂帖》，刻有韓侂胄印章三方。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附志》云：「《群玉堂帖》十卷，嘉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省割下祕書省收藏。蓋韓平原家本也，故尾有印曰「閱古審定法書之印」、「永興軍節度使印」。今蔣氏所藏第八下半尾有三印方廓，其文已被鏟去。上一印，方一寸一分；中一印，方一寸六分；下一印，方二寸五分，是當時別無題字，逐卷有此三印，故《鋪叙》帖譜亦不詳其入石之年也。希弁又云：篇首三朝宸翰，有璽文曰「吳娃之章」、「吳氏書印」、「吳娃翰墨宜爾子孫世寶之康壽珍玩」，皆憲聖慈烈皇后之記也。《南邨帖考》說：「趙希弁云：卷尾有印曰「閱古審定法書之印」、「永興軍節度使印」。今蔣氏所藏第八下半尾有三印方廓，其文已被鏟去。上一印，方一寸一分；中一印，方一寸六分；下一印，方二寸五分，是當時別無題字，逐卷有此三印，故《鋪叙》帖譜亦不詳其入石之年也。希弁又云：篇首三朝宸翰，有璽文曰「吳娃之章」、「吳氏書印」、「寶章妙墨宜爾子孫世寶之康壽珍玩」，皆憲聖慈烈皇后之記也。《閱古堂帖》改為《群玉堂帖》，僅在標題上更改四字，及鏟去卷末尾韓氏三印章，帖的內容並無增刪更改的地方。以上是韓侂胄《閱古堂帖》的鐫刻大概情況。」

二一

《群玉堂帖》諸家記載均無完整的帖目。宋曾宏父《石刻鋪叙》云：

《群玉堂帖》十卷……卷首全刊南渡以後帝后御書，二卷則晉隋名賢帖，三則唐名賢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暨九卷係本朝名賢帖，七卷全刊山谷書，八卷全刊米元章書，末卷則蔡

忠惠、石曼卿帖。

《石刻鋪叙》雖云某朝名賢書，但書家之名未標出，更何況帖名。著錄比較詳細的當為宋《中興館閣續錄》，現抄錄如下：

《群玉堂法帖》十卷，共一百四十一段。

第一卷，高宗皇帝御書《三住銘》、《孝經》，孝宗皇帝御書《典論》，光宗皇帝御書《甘泉賦》，憲聖慈烈皇后御書《千文》、《歸田賦》。

第二卷，王右軍、王司徒、隋僧智永、無名人書。

第三卷，歐陽率更、虞少監、褚中令、李北海、顏魯公、徐內史、張司業、高閑上人、柳諫議、楊少師書。

第四卷，懷素《千文》。

第五卷，晏元獻、杜正獻、范文正、文忠烈、富文忠、包孝肅、趙清獻、唐質肅、張文定、韓獻肅、王文公、司馬文正、韓門下、劉忠肅、蘇文定、鄒忠公、陳忠肅書。

第六卷，蘇東坡書。

第七卷，黃山谷書。

第八卷，米南宮書。

第九卷，李後主、錢忠懿、徐騎省、李西臺、楊文公、錢內翰、宋宣獻、石曼卿、蘇才翁、蘇滄浪、石徂徠、唐彥猷、陸子履、沈存中、沈叡達、滕章敏、曾南豐、劉貢父、林和靖、錢文肅、王仲至、范內翰、張存誠、張浮休、楊無為、秦淮海、張右史、晁吏部、李姑谿、李龍眠、賀慶湖、劉巨濟、薛道祖、毛東堂、周清真、蔡紫微、蘇後湖、韓陵陽、秦簡齋、張無垢書。

第十卷，蔡忠惠、石曼卿書。

《中興館閣續錄》中除第一卷帝后書、第四卷懷素有帖名外，餘僅錄家名而無所書帖名。關於《群玉堂帖》中的所收帖目，我們祇能從傳世的殘本、殘本的重刻本、叢帖中摹刻的帖和各種記錄此帖的資料來搜集，現在盡可能的將有關資料輯錄於下：

宋許開刻有《二王帖》，此帖卷中收有王右軍《快雪帖》，注中說從《閱古堂帖》摹出。《群玉堂

帖》第二卷王羲之書知有此帖。(《二王帖》宋刻本已佚，此據明嘉靖二十六年兼隱齋重刻本)。
《群玉堂帖》中王羲之書不可能僅此一帖，但其他帖已很難知道。

第二卷之帖，《中興館閣續錄》有隋僧智永而無帖名，近人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群玉堂帖》條有：張瑋藏智永《真草千字文》，那么智永之帖應為《真草千字文》。

何義門、翁方綱批校《石刻鋪叙》中《群玉堂帖》，翁方綱眉批云：『二卷末無名人小章草《唯識論注》一段，董氏《戲鴻堂》作唐人書，即從此摹出。』那麼《中興館閣續錄》可說第二卷最末一帖應為唐人章草《唯識論注》。《六藝之一錄》卷三云：『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予疑李北海詩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由此可知，卷二有李邕《荆門行》，虞世南《天馬贊》。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云：『《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為之耶。』又翁方綱批《石刻鋪叙》云：『《寶晉齋法書贊》云《群玉堂帖》內有顏魯公《朝迴帖》。』那麼《群玉堂帖》第三卷顏魯公書，應有《朝迴帖》。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五，《跋群玉堂石曼卿帖》三首，有石曼卿自書《籌筆驛詩》。《中興館閣續錄》記《群玉堂帖》卷第九、卷第十均有石曼卿名，《籌筆驛詩》不知為何卷之石曼卿之帖。

清孔繼涑刻《谷園摹古帖》，其第七卷為摹刻《群玉堂帖》中第五卷宋人書，此可補《中興館閣續錄》中有書家而無帖目的缺點。其帖名為：

晏殊 徐寺丞帖

杜衍 數日帖

范仲淹 秀才帖

文彥博 郵中帖

富弼 使還帖

曾公亮 辱書帖

胡宿 供備帖

歐陽修 與端明侍讀書

包拯 惠書帖

趙抃 監稅帖

唐介 過都帖

張方平 賢郎帖

韓絳 經節帖

王安石 承誨帖

司馬光 與太師帖

韓維 道論帖

劉摯 作書帖

蘇轍 教翰帖

鄒浩 勤顧帖

陳瓘 冬至帖

清程文榮《南邨帖考》云：『今以曲阜孔氏（繼涑）所摹宋本第五卷驗之，知《續錄》所稱書人姓氏悉依石刻標題，惟富文忠下脫失曾宣靖、胡文恭、歐陽文忠三人，然檢影宋寫本已然，當非傳鈔之誤。』

又《南邨帖考》云：

虞少監書有《龍馬圖贊》、李北海書有《荊門行》、柳諫議書有《山中寄及第故人詩》，見《容臺別集》。

案此人見《中興館閣續錄》中《群玉堂帖》第三卷。

又《南邨帖考》云：

蘇東坡書有中楷《上清儲祥宮碑》，見《書訣》，南禺稱其得簡穆法，刻《閔古堂帖》。又有小楷《謝啓》，見《庚子銷夏記》，退翁云：『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啓陳謝手書小楷，筆筆鍾王，

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模刻亦工。

案《群玉堂帖》第六卷為蘇東坡書，從傳世第八卷米芾書論，此卷蘇東坡不止此二種

又《南邨帖考》云：

今尋繹諸書所載米書，的然出於《群玉》者，除杜大綬錄附《寶章待訪錄》後《自叙帖》外（仁和吳長元附刻《清河書畫舫》點字冊後），共得八帖。《法書贊》二十載有《好事家所收帖有如篆籀者》一帖，《清河書畫舫》啄字冊載有《唐文皇手詔贊》、《寶晉英光集》第三卷《龍真行》，第四卷《太常二截》，第五卷《杉徑》及《早來堂詩》，第六卷《章聖天臨殿記》，第七卷《天衣懷禪師碑》，皆注從《群玉堂帖》添入。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蔣光煦合自己收藏《群玉堂帖》第八卷殘本和程文榮第八卷殘本，摹刻《群玉堂米帖》一卷。其帖目為：《學書帖》、《得筆帖》、《馬唐帖》、《蘇州舜欽帖》、《見問帖》。

一九八二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群玉堂米帖》三冊，係集吳榮光、姚鵬圖、袁勵準諸藏殘本編成，其帖計：《龍真行帖》、《唱和詩》、《名畫記》、《馬唐畫帖》、《明道觀壁記》、《章聖天臨殿記》、《章聖天臨殿銘》、《天衣禪師碑》、《好事家帖》、《武帝書帖》、《學書帖》、《呈事帖》、《王略帖跋》、《王羲之八十一字贊唱和詩》、《米姓晉唐書真迹祕玩目》、《三米蘭亭跋》、《太師行》等。

近人林志鈞《群玉堂帖跋》載張效彬（張璋）藏有《群玉堂帖》懷素《千字文》（案據《善本碑帖錄》張效彬所藏為智永《真草千字文》，非懷素《千字文》，可能林記憶之誤），及蘇東坡書《張方平諫用兵書》殘卷；彭城張勺圃藏有蔡君謨行書《證道歌》，張伯英鑒定為《群玉堂帖》之第十卷。

近人容庚著有《叢帖目》，其中《群玉堂帖》之目錄主要據《中興館閣續錄》，並補充《谷園摹古帖》、蔣光煦《群玉堂米帖》而成，遺漏尚多。以上諸記載均可補《群玉堂帖》帖目之闕。流傳宋刻宋拓殘帖，未見署名之帖藏家往往以己見定為某帖，致使真帖不彰，而於《群玉堂帖》尤甚。

《閱古堂帖》刻成不久，韓侂胄即遭籍沒，帖隨即入祕書省，因此外間流傳絕少。清張廷濟跋《群玉堂帖》云：「當韓相炙手可熱時，士庶豈易得打本。既簿錄後，更名《群玉》，傳拓自益祕。而景炎祥興之際，炮材銷毀，不問可知，今日片版寸楮，宜如鳳毛麟角矣。」所以《群玉堂帖》十卷全本，在明清時已未見傳世，世間流傳只有殘本和零星殘頁。今將此帖之傳本見諸記載者綜錄於下，以見此帖傳世之情況。

《群玉堂帖》十卷全本在宋代尚有流傳，不然何以著錄於《中興館閣續錄》、《石刻鋪叙》等書？到明代記載碑帖之書，全本已未見著錄，明范大澈僅得第六卷，記於《碑帖紀證》一書中。他說：

《群玉堂帖》宋韓侂胄所刻，計十卷，余得第六卷，蘇東坡書，紙墨拓法甚精，刻手亦妙。清代記錄此帖的殘本有孫承澤、何義門、翁方綱、孔繼涑、吳榮光、吳雲、張廷濟、程文榮、蔣生沐等。此帖在清代流傳情況，近人林志鈞記載頗詳，他在《群玉堂跋》中說：

《群玉堂帖》共十卷，諸書無異辭。全帖久已無存，其殘拓見於著錄者：明范大澈得第六卷，蘇東坡書，見《碑帖紀證》；孫承澤亦得其第六卷，見《庚子銷夏記》；又得第八卷，米南宮書，見《問者軒帖考》；後歸李載園，又歸湯雨生、蔣生沐，其《馬唐》及《蘇州舜欽》二帖歸程南邨；徐畫堂見兩卷，見《南邨帖考》，未詳卷第；錢唐黃樹穀得第五卷，後歸曲阜孔繼涑，即刻於《谷園帖》者；翁方綱見第二卷及第八卷，此歸南海吳氏筠清館，又第九、第十兩卷，翁氏曾見。此帖明代有重刻本，未見。余所見則孔谷園重刻之宋拓第五卷全文，及吳荷屋所藏宋拓第二及第八卷殘本。又固始張效彬藏有《群玉堂懷素《千文》》，及東坡書《張方平諫用兵書》殘卷；彭城張勺圃藏蔡君謨行書《證道歌》，勺翁鑒定為《群玉堂》之第十卷（見《帖考》）。

此帖近代流傳情況，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記錄較詳：

《群玉堂帖》卷第六（標題）下蘇文忠《上清儲祥宮碑》（中楷）後附春帖子詞（文不全），前半較完整，解放後在李介如家藏。又卷第八米南宮《章聖天臨殿記》等殘卷（行書），帖原藏蕭應椿（頤公）家，自名「清群簪」，後歸汪氏，籍沒後，不知所在。上海博物館藏米芾《天馬賦》。

又，無首尾印本，八卷，米小行楷卅八行，翁方綱、梁獻、江德量、成親王等跋，為吳榮光舊藏。

又，張瑋（效彬）舊藏無首尾卷第二，原標題「隋僧智永」，智永書殘《真草千文》，真草四十二行，自囊箱易輜攸畏起，未止，末款書「陳至德二年四月於永欣寺留意書之」，時年七十二，草書二行半。此宋裝殘頁，有翁方綱跋云：「智永《千文》，與陝石薛刻，行次字勢悉同，而此腴潤勝之遠矣。宋拓世已希有，安得若腴潤即此，廿一行得不襲珍之乎。至於永師書，愚有辨詳之矣，方綱。」此本藏北京市文管處。

又，張廷濟跋刻，無首尾，卷八米帖，前《馬唐畫非幹筆帖》二頁，廿二行。後《學書帖》大字，行草書廿二開。翁方綱、張廷濟等各家跋，道光廿五年，蔣光煦、胡裕、張辛摹勒。傳有重刻本，傳八卷分上下。

又，孔繼涑刻《谷園摹古帖》，第七卷全刊《群玉堂帖》，第五卷北宋各家書，原張照題字，黃樹穀舊藏。後歸孔繼涑，今不知所在。近印陳仁濤藏卷四懷素草書《千字文》。

案張彥生文，有一些文意不清，今照錄，標點稍有改動。

以上為明清至近代《群玉堂帖》流傳之大略情況，其中有一些拓本，已不可覓其踪迹。張文中所記張廷濟跋一冊，在上海圖書館；陳仁濤所藏卷四懷素草書《千字文》，今為美國安思遠所藏。卷六蘇文忠《上清儲祥宮碑》及春帖子詞殘頁在吉林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藏有米芾大字《論書帖》、袁勵準藏本，董其昌題簽的米帖，都是《群玉堂帖》的殘冊。

四

《群玉堂帖》無十卷完整翻刻本。林志鈞謂此帖明代有重刻本，未見。所謂明代重刻本，明清至近代有關法帖著作未見提及，亦未聞拓本流傳，可能是傳聞之誤。明刻叢帖，有取材《群玉堂帖》殘帖，古代叢帖摹刻往往不注明出處，今天要考證某帖出自《群玉堂帖》比較困難，因流傳《群玉堂帖》已很少，無原本可以對勘，因此有的叢帖中某一帖摹自《群玉堂帖》者，有見面亦不可知。

清代《群玉堂帖》摹入叢帖的有：乾隆間曲阜孔繼涑刻《谷園摹古法帖》二十卷，其中第七卷全係摹刻《群玉堂帖》第五卷北宋人書，自晏殊《徐寺丞帖》至陳瓘《冬至帖》，共計二十帖。此二十帖的書家與《中興館閣續錄》所列書家相合。道光十年南海吳榮光刻《筠清館法帖》六卷，其中有少數帖摹自《群玉堂帖》。張伯英《法帖提要》說：「此刻唐以前人書多取自《絳帖》及《群玉堂帖》，為《淳化》官本所未收者。宋君臣書，於二帖之外，兼採墨迹。」

叢帖之外亦有單摹者，道光間嘉興方蘭陔曾將《群玉堂帖》殘本卷八數帖摹帖上石，此卷全為宋米芾書。據程文榮《南邨帖考》記載：「此第八卷下冊，自叙道光癸巳十月嘉興方蘭陔（惟寅）得高爽泉鈎自雨生家，本先刻石，又募段季轉摺肥美，八面下失摹十五字，韓印孫字及記數紅字，皆棄而不鈎，覃溪諸跋則刪節而書之。」近蔣氏並借餘本同摹入石，印字題記皆一一鈎摹畢肖。方氏刻十二石，四十八板；蔣氏刻二十一石，一百二十四板。《南邨帖考》記載《群玉堂帖》卷八殘本重刻的情況，此帖原本為孫承澤所藏，注有八上、下紅字第幾字樣，不知何時分散，程文榮在松江購得殘葉八下，有紅筆八下第幾字樣。蔣生沐購得八上，亦有紅筆八上第幾字樣。道光二十五年蔣生沐將自己所藏，並借程氏所藏合刻成《群玉堂米帖》一卷，由胡裕、張辛摹勒。

近人容庚《叢帖目》云：「一九五九年六月，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得見《宋拓群玉堂帖》一冊，只有後三帖，而缺前二帖，附蔣生沐重刻本二種，前有張廷濟手書跋，後有石刻跋，略有修改，

又張廷濟與程文榮手札六通 又戴熙跋為刻本所無」案此本現在上海圖書館

以上為《群玉堂帖》翻刻的情況

五

《群玉堂帖》在宋代叢帖中評價甚高，主要由於下列兩方面：

一、《群玉堂帖》以韓侂胄家藏墨迹摹勒上石，這和宋代許多叢帖以《淳化閣帖》為基礎，增減部分法帖刻成的叢帖不同。而韓氏數世度藏，藏品豐富，其中如蘇軾、黃庭堅、米芾之帖不僅數量多，而精品也多。以米芾論，宋代刻米書的有《紹興米帖》、《英光堂帖》、《松桂堂帖》等，論者謂皆遜於《群玉堂帖》中之米帖。又如《群玉堂帖》的唐懷素《千字文》，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懷素《千字文》都不及此帖。

二、摹勒鐫刻均極精妙。《群玉堂帖》在摹刻上非常重視原迹的筆法和帖的神情。孫承澤說：「此帖模刻極精，而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蓋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此帖向所手摹也。」（《問者軒帖考》）以懷素《千字文》論，帖為狂草書，筆畫乾渴並用，運筆大起大落，如風馳電掣，變化不可彷彿。吳雲說：「其往收垂縮，若斷還連，運神明操縱之中，寓規矩於轉旋之內，良由詣精純熟，斯能一氣貫注，有從心不渝之妙。」（此帖跋）而《群玉堂帖》對此能極盡其妙。吳榮光評《群玉堂帖》曰：「侂胄雖權奸，而頗有鑒目，又藉先世相門，收藏甚富，故得採其至者。既以真迹入石，又刻手精妙，能盡筆法，羌蠟得宜，古香滿紙，真宋拓之最精者。」（《群玉堂帖》懷素《千字文》跋）這一評語對此帖並非虛譽。

宋拓孤本《鬱孤臺法帖》

仲威

鬱孤臺宋代屬江西贛州府的贛縣，臺建於唐廣德至大曆年間，因「冠冕一郡之形勢，而襟帶千里之江山」，隆阜鬱然孤峙而得名。今臺在江西省贛州市西北隅的田螺嶺，臺高十四米，面積二百七十五平方米。鬱孤臺在唐朝已為名迹，騷人墨客多有吟哦，歷代迭經興廢。宋寶慶三年（一二三七年）贛州知府聶子述重建此臺，次年紹定元年（一二三八年）匯刻了這部法帖，並以「鬱孤臺」命名。聶子述，字善之，南城人，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年）進士，歷任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工部侍郎。列爵至衛郡公，田宅浸廣，寶玩充牣，富貴壽康當時同郡無匹之者。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唐懷素《苦笋帖》真迹後，尚存有聶子述嘉定十七年（一二三四年）的觀款。

《鬱孤臺法帖》原共有多少卷？屬歷代匯帖（收二朝以上），還是斷代刻帖（僅宋一朝）？上石墨迹是否全為聶子述收藏？今皆無考。現唯存上海圖書館藏宋拓孤本殘帙二冊。此帖舊為清方濬頤訪得，後相繼為清李葆恂、龔心釗收藏。此帖歷經後人一再重裱，其中次序多有錯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鬱孤臺法帖》二冊，是一九三五年龔心釗請王儀堂在上海重裝。此帖底、面板為瘿木，面板上有龔心釗題簽，帖心縱為三十九·五厘米，橫為二十一·七厘米，帖心之鉅為歷代刻帖中僅見。上冊三十八開，下冊四十四開，均有李放題內簽。帖中原似有楊守敬、李葆恂題跋，今皆不存。現有龔心釗補錄李葆恂題跋及龔氏考定題記多處，帖中草書俱有龔心釗釋文，釋文後又經高振霄校補。帖內鈐印主要有：方濬頤之「二知軒」、曾在方夢園家「李葆恂之」「三邕翠墨移」、李葆恂文石印、「文石考藏金石文字印」，端方之「陶齋」等。

從現存殘本二冊來看，上冊卷首題有「鬱孤臺法帖卷六」字樣一行，但細觀裱本，此行卷題與其後蘇軾尺牘《孟冬薄寒帖》並非相連，有剪裁移補痕迹，故此卷內容是否屬卷六，今亦難確定。上冊《龍書聿至帖》後題有「石曼卿學士延年」字樣，《韓愈游城南詩》後題有「邵仲恭」字樣，兩處題名從字體上看，與「鬱孤臺法帖卷六」字樣同出一人之手。再結合下冊卷首題有「山谷先